



玉碗盛来琥珀光(黄兴公园) ■张文忠

岁月悠悠

“护花”使命

■周天柱文

上海知青爱串门,尤其是知青点之间的女闺蜜更爱来往走动。下雨天或农闲日彼此串门,讲讲家乡话,聊聊心里话,那股亲热劲,不在异乡你无法想象。

窃窃私语、绵绵话长完毕,“护花”的使命自然落在吾等男生肩上。

不参与“护花”,不知其任务有多繁重。你想想,乡间皆为泥泞小径,知青户之间的距离一般总在七八里路,所要途经的农家少说也有30来家,这就是说一路须摆脱至少20来条看门狗的相缠,来回就得对付40多条狂犬,你说这担子重不重!

那天,我的重任是一人护送两位女同胞回家。临行前本人做好了最充分的思想准备,再三向女同胞打包票:“有我在,你们根本不用怕,只需紧跟我就行。”当然,我的底气来自于10多年的习练武术。

那晚老天真帮忙,皓月高挂天穹,照得乡村小路一清二楚。我们三人疾步行走,意图以最快速度,蹑手蹑脚穿过路边农户,赶到目的地。可忠诚的看家狗的听觉实在太灵敏,离开我们一行至少有30多米的距离,就有一只不知好歹的草狗高声狂吠。这一吠如同吹响了集结号,几乎路旁村庄的所有的狗都跟着吼叫起来,互相交织混合成恐怖的大合唱。

两个女生见状吓得哇哇乱叫。而这些狗还真鬼精灵,你花容顿失,害怕乱叫,它认定是胆小示弱的表现,刺激得它越发得意,吼得更撒泼任性。我只得给女同胞拼命打气:“小李、小刘,别叫,别怕。狗爱找软柿子咬。你越怕它,它越会欺负你。”说话间,我们一行加快了脚步。说实在话,当时我也心咚咚跳得极快。

借着月光,隐约发现前面路边大门前站着一条高大威猛的黑狗,两只碧绿的大眼愣愣地盯着三位不速之客,张开大嘴,厉声向主人报警。可能它觉得光报警并不解决问题,竟

腾地向我们扑来。好在已有充分准备,将女同胞顺势一推,与此同时,紧攥在手里的石块狠命地砸过去。恶狗一看苗头不对,快速一转身,又要向我们扑来。“黑黑,黑黑,乖,快回屋里。”不知谁一声令下,黑狗闻声不甘无奈撤退了。“那不是柱子吗?”一戴着旧军帽、精度精度的男人出现在我面前。我仔细一端详,嘿,天天见面的仓库保管员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兀然站立在那儿。

仓库保管员天生是个热心肠,当他得知我当晚是送两位上海女知青回居住点,马上毛遂自荐给我们带路。他倒不是怕我们迷路,主要是担心一路上的狗狗徒添麻烦。我喘着大气,连声道谢。

保管员精通狗性。为破解拦路的障碍,他同行前特意回家找了两件利器,左手拿着手电,右手紧握一根足有2米多长的打狗棒。听到前方有狗狂叫,凡叫得出小名的狗,就轻轻地用当地方言连叫几声,“花花”、“毛毛”、“蛋蛋”、“咪咪”……我真服他了,这么多狗名他都记得住,叫得出。狗是最聪明的动物,这几声叫唤,是与它们沟通的密码。密码一亮,对得上号,就是自己人,立时摇着尾巴跑过来,绕着你的腿亲热地转圈。此为上策。

若密码对不上,保管员即刻甩出第二招,手电一亮,刺眼的强光直射狗狗的两眼。狗跑到哪里,强光就紧跟着射到哪里,嘴里一刻不停发出“吆吆”的驱赶声。灵性十足的狗狗在光声的联合作用下,多数趴在地上严密观察。此时你只要以正常步伐不快不慢地走过,就安然无事,此为中策。

下策便是抡起打狗棒。若有野性十足不听招呼的另类狗来惹事,打狗棒便有用武之地,但挥舞此棒的目的,不是与狗纠缠,而是用于竭力驱赶及必要的自保。

有了这三策,没有制服不了的恶狗。其实,一路上仅用上中两策便已畅通无阻,令我们一行叹为观止。

意犹未尽

一张“列席证”

■方鸿儒文

这是一张半个多世纪前,笔者出席“上海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的“列席证”。

橘红色证件正面的上方印着毛主席戴军帽、着军装的头像和林彪1967年11月为海军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下方印着大会和证件的名称以及与会者的姓名和编号。

“列席证”背面不着一字,却尽得历史风流。1965年11月18日,林彪提出“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于是全国各行各业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并每年召开表彰大会,青年学子在校园里《毛选》也蔚然成风。

笔者是原上海市塘桥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校革委会委员。在经过两年“停课闹革命”后,时值1968年初,我们被安排到上港一区劳动锻炼。当年上港一区是散装码头,主要装卸橡胶、食盐等散货。我们和装卸工人一样做日夜三班,有工人老师傅带班,



(笔者出席大会的列席证)

每月有12元劳务津贴。在1968年5月下发的《高中毕业登记表》“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经何组织批准”一栏中,笔者填写:“在港一劳动时,曾参加上港一区工代会,后参加上海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皆经上港一区革委会,革造反批准。”

现在回想起来:经港区班组和装卸队推荐,笔者有幸出席上港一区工代会并坐在主席台上,列席上海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应说是时代给了我一份“特殊的荣誉”,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

人生智慧

安享生活的万般滋味

■崔鹤同文

人的一生,大都平淡无奇,就像月升日落,潮涨潮落。但如何在寻常的生活中,过得有滋有味,做到得之淡然,失之坦然,却难能可贵。

丰子恺在《渐》中说“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一语道出了哲学中的大与小以及生活与艺术之间关系的真谛。丰子恺喜欢观察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事,街坊邻里传来的世俗之音,市井人物的种种行状,小贩叫卖、农人赶集、邻人闲谈甚至童稚打架,还有自然界花鸟鱼虫种种活泼可爱之处。这不仅使他享受了生活中赋予的种种乐趣,也成了他绘画和写作

取之不尽的源泉。在他面前,生活因琐碎而美好。

抗战时期,1942年11月,丰子恺应陈之佛之邀,全家来到重庆。丰子恺在沙坪坝租地自建了一间“抗战式”的“沙坪小屋”,位置偏僻,条件很差,老鼠时常出没。但丰子恺在这里写下了散文《白鹅》。“在这荒凉岑寂的环境中,这鹅竟成了一个焦点。凄风苦雨之日,手酸意倦之时,推窗一望,死气沉沉;惟有这伟大雪白的东西,高擎着琥珀色的喙,在雨中昂然独步,好像一个武装的守卫,使得这小屋有了保障,这院子有了主宰,这环境有了生气。”一只鹅,便给丰子恺带来了慰藉与欢愉。

“文革”时,杨绛和钱锺书都下到干校。杨绛分在菜园班。锄草时大伙只给她留几根“毛毛”,她满怀感激。钱锺书是连队通讯员,每天到邮局取包裹,总要顺路来菜园和杨绛短暂见面,只说上三言两语。

对此,杨绛这样记录:“我们老夫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

这就像在岩缝中生长出来的花朵,虽然艰难,但始终坚强不屈地蓬蓬向上。

在一条平静流淌的小河里,也能发现细小的浪花,欢乐的涟漪;在乌云蔽天的日子里,也能看到阳光那耀眼的金边,天空的亮色。用心感受日常的一箪食、一瓢饮、一豆羹,苦也好,乐也好,咸也好,淡也好,安享生活的万般滋味,便是人生大智慧。

旅游日记

在大连看海

■陈茂生文

四月中旬,樱花在上海已是落英缤纷,而在大连仍是含苞待放。透过飞机舷窗,不远处是高楼林立的海湾,老道者曰“大连到了”。说话间,尖尖的楼顶似乎就要擦着侧身盘旋的机身,不禁悄然搓搓有点冒汗的手掌,看着略施粉黛、脸带微笑的空姐从身边走过才稍有心安。

接机的堂弟见面就说:咋想着4月份来?来了,就看海吧!

大连位于辽东半岛,漫步街头随处可见带“海”字的店,乘坐公交部部都能看海,在初到者来看有海就是景。于是堂兄弟带着领略了星海广场、旅顺湾、滨海路……其广博雄伟和海天一色的壮阔,相比之下,黄浦滨江当然就逊色很多,沐烈烈海风而悟北方的豪爽、江南的精致,皆因有地势之缘。

在老铁山风景区,尽管景区门口横亘着一道“购票入内”的栅栏让人有点扫兴,仍有不虚此行的感慨。

据说不久前,此处还是大路朝

天、来去随意的胜地。入景区后有路标表明有横渡渤海海峡的张健下水处、老铁山灯塔、老炮台等。我们驱车十多公里就为一睹黄渤海分界线的壮观。“老铁山头入海深,黄海渤海自此分。西去急流如云涌,南来薄雾应风生。”堂弟说,“如果天气晴朗,能看看一清一浊的黄渤海分界线。”

据说看似波光粼粼的老铁山水道其实暗流湍急,暗礁林立,有“最险恶的水道”之称。1893年建造了老铁山灯塔以利船只航行,历经多次战乱至今仍在职服役,为过往船只导航。若在老铁山灯塔与对岸的蓬莱田横山之间划根线,东部的黄海水色深蓝,而西部的渤海显得有些浑浊,可謂是“泾渭分明”。

站在辽东半岛最南端,虽然田横山难以目及,却想到《史记》里《田横五百士》的故事。一边是田横对刘邦以死相谏不相为谋的决断,一边是黄海渤海清浊并流千年,别有一番意境。

徐悲鸿创作著名油画《田横五

百壮士》也有90多年,不知悲鸿先生当年是否到过胶东半岛的田横山,或者隔海眺望了那片岩石嶙峋的小山?回程中,在一片海滩稍作停留。正逢渔船归港的时间,看到游人在简易码头边等候,一艘渔船靠岸卸下刚刚捕捞的螃蟹、海胆、活蹦乱跳的鱼虾,瞬间过秤砍价成交声此起彼伏。

面朝大海,花开花落。日出日落,仿如人生。作为后人过客,既仰慕先人的忠义刚烈,也赞叹大海的兼容并蓄;每一天都从满怀憧憬开始到带着无奈或喜悦入睡。周而复始,生活终究继续。混黄的渤海带来黄土高原的充足养料,海中鱼虾因此繁衍并滋养了人们的口胃;清冽的渤海被赋予“诗和远方”的人文色彩,世界也确实需要一块净土一方净水。

离开大连的傍晚,海风温润、阳光和煦;春风吹到北纬38度,樱花要开了。带着几许念想,飞机起飞、爬高,在巡航高度轻轻晃动,似挥别那一片波光粼粼的大海星辰。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